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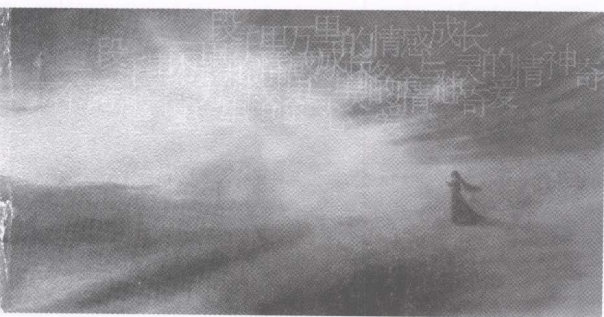
献给一切真挚而伟大的爱情
以及所有为此想念而坚信不移的人

米荷

Mike

郭蕙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米荷

Mike

郭蕙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郭 蕙 20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米荷 / 郭蕙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7.9
ISBN 978-7-5313-3236-7

I. 米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6953 号

米荷

责任编辑 郝庆春

责任校对 王玉坤

封面设计 03 工舍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 冯少玲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联系电话 024—23280599

传真 024—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刷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

幅面尺寸 153mm×225mm

字数 336 千字

印张 18.5 插页 2

印数 1—10 000 册

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13-3236-7

定价 26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86847258



郭蕙

生于兰州。商业企业管理专业毕业。曾经一次偶然涉足电影拍摄。1994年来北京发展，做过演员、电视广告策划、影视公司编剧。

独立创作长短篇影视剧本十几部，多部已拍摄播出。

2003年转向小说创作，著有：长篇小说《落春华》（2004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）、《你说》（2006年4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）。

漂亮的米荷是个“意外”出生的孩子。在她六岁那年的夏天，她随哥哥去哥哥的同学林子桐家。在林家，她认识了在北京上中学的林子桐的哥哥林子楠。林子楠俊朗、大气，他的形象在幼年的米荷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六年后，林家迁居北京，米荷与林子楠未再谋面，直到十五年后，在一个生日Party上，米荷与林子楠神奇相遇。追求真爱的米荷，心中充满对林子楠的想往；而林子楠心中的追寻与她不谋而合。在彼此都饱经感情波折之后，他们的因缘需要突破哪些围困和阻碍，才能生长开花？

这是一部带着童话般美好结局的爱情小说，也是寻找真爱的心灵之路。作者细腻真切的感情体验，使小说整体弥漫着真挚感人的氛围。

责任编辑：郝庆春

版式设计：冯少玲

封面设计：设计工作室
010-68373635

米荷

Mike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六岁/1 | 第二十二章 去北京/118 |
| 第二章 林哥哥/5 | 第二十三章 局面/124 |
| 第三章 大林哥哥/11 | 第二十四章 回避/137 |
| 第四章 林大伯和林大妈/16 | 第二十五章 新领域/141 |
| 第五章 小学和大学/23 | 第二十六章 临时救场/150 |
| 第六章 十二岁/27 | 第二十七章 辞职/159 |
| 第七章 梦想和理想/34 | 第二十八章 模特和许蒂蒂/167 |
| 第八章 专科学校与乔蓓蓓/37 | 第二十九章 孤独/176 |
| 第九章 拒绝/42 | 第三十章 定夺/180 |
| 第十章 相识有缘/49 | 第三十一章 Party上的奇遇/189 |
| 第十一章 恋爱/55 | 第三十二章 林子楠/198 |
| 第十二章 干涉/60 | 第三十三章 林子桐/209 |
| 第十三章 毕业/66 | 第三十四章 想念/216 |
| 第十四章 留学/71 | 第三十五章 又相见/220 |
| 第十五章 陪伴/76 | 第三十六章 惊奇组合/230 |
| 第十六章 分手/83 | 第三十七章 深情/235 |
| 第十七章 二十四岁/90 | 第三十八章 预兆/246 |
| 第十八章 像哥哥那样生活/95 | 第三十九章 阻挠/255 |
| 第十九章 北京/104 | 第四十章 动摇/267 |
| 第二十章 钟萍萍/107 | 第四十一章 爱/274 |
| 第二十一章 决定/113 | 第四十二章 尾声/288 |

1 六岁

DIYIZHANG

我悬浮在一汪蓝色的液体中，它不是海，不是河，是什么，我一无所知；它的地盘真是小得可怜，似乎只够围裹住我浑身的一方天地，我伸手伸脚便能触摸得到它的四面边角。这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奇怪味道，我憋闷得喘不过气。我要出去，却怎么也游不出去，这里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无穷广阔？我不停地游，用力地游，寻找边缘，寻找出口。这里寂静无声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感到恐惧和无助。妈妈在外面，我一定要游出这里，去找妈妈！我放开了嗓门，大喊“妈妈”！“妈妈”！

“孩子，我在这儿。”我听到了妈妈的召唤，沿着妈妈的声音，我一下就找到了出口。我的眼前刹那明亮，我看到了妈妈惊喜的笑脸，和她伸出的就要怀抱我的一双巨大双手。我像一颗豆子一样渺小地掉进了妈妈的双手之中，我委屈得“哇哇”放声大哭。

“荷儿，荷儿。”妈妈摇醒了我。

这是1977年时我做的一个梦。那不是噩梦，是我梦想的出生情景。那时，我刚满六岁。一个六岁的小孩子怎么懂得出生呢？哥哥总是夸赞我的想象力好。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想象力，即使哥哥卖力地给我解释了好几遍，我还是不能明白，但知道它是夸奖之意那就足以叫我欢乐了。哥哥比我大一倍的年龄，再过一个学期就要告别小学上初中了。在我看来，哥哥是一个多么顶天立地的大人啊！他能用到我不能会意的词语，真是知识了得。我多么希

望自己能够迅速长到哥哥那么大。在我看来，长到像哥哥那样大，不是还需要六年，是有点遥遥无期的。

在做梦的当天，是我的生日。晚饭，妈妈给我做了拉面，吃饭当中，说到我的出生，奶奶像讲故事一样地说，爸爸妈妈原来只打算要哥哥一个孩子，我是“没办法”被生出来的。奶奶说“没办法”的意思，就是像人不想打针吃药，有了病就只有打针吃药了。奶奶这样说罢，就说我是个幸运的孩子。当晚，我便有了那个“出生梦”。

妈妈将我摇醒后，我撅起嘴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不想生我呢？”

妈妈搂住我，温柔地望着我闪着自怜泪光的大眼睛，柔声地说：“你是漂亮的小公主，是妈妈的乖乖女，妈妈喜欢你都不够，怎么会不想要你呢？”其实妈妈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但小孩子的我就是这样，妈妈一哄，我就什么都不想了。妈妈爱我是真的事实。要不然，我怎么会在梦里直喊妈妈，那么急于投入妈妈的怀抱呢。

妈妈爱我，管我是怎么生出来的！很快我就不再在意我是“没办法”被生出来的事。

奶奶是个家庭妇女，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我就无须去进托儿所，没有上学前，奶奶就是我幼儿在家的守护神。奶奶温和慈祥，我在她的面前总是有些肆无忌惮，我想玩什么，奶奶都是顺我所意的，家里我能搬得动的摆设，我自娱自乐地过家家，顺手牵羊，想怎么用怎么摆，自由随便。弄得满屋子的一片凌乱，奶奶是不管的，过后她只有慢吞吞，喘着气，一丝不苟地替我收拾残局。时不时她会说一句不疼不痒的话：“瞧瞧，你弄的，真是！”

那个时候，外面总是盛传有“拍花”的，是专门拍小孩子头的。若小孩子要是被拍花的拍着了，小孩子就会走火入魔地跟着拍花的走，到时，谁也叫不回头的。拍花的人是坏蛋，是骗子。说是说，其实没有几个家长会迷信。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如此。他们不信，也就会有时放我单独出去，在家门口附近玩上一会儿。但有一次，我没有及时返家，跟着一个陌生人走了。当时，不是仅我一个，还有一个和我一起玩的伙伴。陌生人是看起来比我爸爸年轻一些的叔叔。他来到我们身边，很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在玩的“跳房子”游戏，而后，说他家里有布娃娃、皮球、气球、汽笛、万花筒、风车、毽子、沙包等等好多好玩的，叫我们去他家玩。我们被吸引，却不敢贸然随从。我们都是耳边灌满了爸爸妈妈的叮咛：不要跟陌生人说话。但我们中间最大的一个玩伴，站了出来，说：“去！”紧接着我就响应了。其他的玩伴却默默无声，只好羡慕而无奈地看着我们随着陌生叔叔而去。

那个时候是临近晚饭的时间，其实还有一会儿，我就能看到奶奶来叫我回家吃饭的身影了。初春时节，太阳落下去得早，不到六点，空气的颜色就有些灰色了。我们的胆子就是那么大，竟然在这么晚的时间敢跟随一个陌生人而去。没有走出几步，陌生叔叔就做出了和我们不陌生的样子，他走在中间，左手拉上我，右手拉上我的玩伴，像是我们的亲人一样。真是见鬼，我们非但不紧张，反倒很欢快，跟着陌生叔叔的步伐，我们都像是兔子一样一蹦一跳的。

我们穿出院子，走到马路旁的人行道的时候，碰上了和爸爸在一个车间的李叔叔。我们住一个院，他常来我们家串门，自然我们十分熟悉。本来他正骑着破自行车，看见我后，就捏住车闸，停了下来，他单脚点着路边的台阶，人并没有跳下车，似乎马上就要走的样子。

他笑眯眯地问我道：“米荷，你这是去哪儿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看一眼陌生叔叔，不敢回答似的轻声说：“去叔叔家。”

李叔叔瞄了一眼陌生叔叔，拉着大人跟小孩子说话惯用的长调问我：“叔叔家在哪儿啊？”

我摇摇头，想都没想说了句“不知道”。

李叔叔又看了一眼陌生叔叔，问我：“你没去过这个叔叔家呀？”

我老实地点了点头，乖乖地说：“我和叔叔刚认识，他家里有好多玩的，我们去他家玩。”

李叔叔听罢脸色一变，板起了脸，点台阶的脚立即从破自行车上跨下，并支上破自行车，人走到了我们面前。他上下打量着陌生叔叔，朝他皱起眉头，问：“你是哪个单位的？干什么的？”

陌生叔叔的两道八字眉向上挑了挑，倏地撒开了拉着我们的双手，抬脚就走，急速的步骤。

李叔叔朝他的背影，大叫一声：“站住！你还没有说清楚呢！”

陌生叔叔听到，有些被吓着似的，索性跑了起来。他很用劲，两个胳膊都跟着甩了起来。

李叔叔望着陌生叔叔跑去的背影，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吐沫，骂了句：“狗日的骗子！”然后，他瞪眼看着我们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你们两个傻啊，不认识的，就跟着人家走？”

我和玩伴隐约意识到了我们行为的“危险”，自然理亏地垂下了头。我们是不敢多说一句话了。

我和玩伴一前一后坐到了李叔叔的破自行车上。坐在自行车前面大梁上

的我，屁股硌得难受，鉴于理亏，我只得沉默不语，忍住委屈，坚持进了家属院。到了家属院，李叔叔叮嘱玩伴叫她自己回家了。那玩伴，李叔叔不熟，却也知道那是谁家的孩子。对我，李叔叔就亲自将我送上了门，并且向我的爸爸妈妈告了我的状。

爸爸妈妈的第一反应，就是瞪大了眼，先是“啊，啊”了几声，然后拉着李叔叔的手，又摇头又点头地说：“哎呀，不是碰上你，后果可不敢想哪！”

李叔叔有些得意地笑笑，连连摆手说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！然后客气地走了。

这一状告的，不仅我再一次受到了爸爸妈妈的批评，也使他们自责自己麻痹大意，他们从此不准许我独自出门玩耍。爸爸妈妈还说，哥哥像我这么大时，可是有主见多了，他从来不和调皮的孩子混，从来不和陌生人搭话，爸爸妈妈交代的，他遵从得很；他能独自去商店打酱油打醋，爸爸妈妈放心得很。

不叫我单独出去，单独和小朋友来往，爸爸妈妈便常命令写完作业的哥哥，说：“米苏，去带妹妹出去玩会儿。”哥哥立即就会答应，一点也不拖沓的。他不是害怕，是他很听爸爸妈妈的话。在我看来，哥哥陪我，是爸爸妈妈给他布置的另一份家庭作业。

真巧，六岁之前，我是不大记事的。记事的能力，好像就从六岁开始，六岁之后的事，大多能够记得清的。

2 林哥哥

DIERZHANG

做“出生”梦的时候，正赶上哥哥放暑假。我没事可做，就缠上了哥哥，除了他上男厕所，他走哪儿，我都想跟着；即使他没带我玩什么，也是快乐。

这一天，哥哥要去他的同学林子桐家，我自然就跟着了。我叫林子桐为林哥哥，他是哥哥的同学，也是哥哥的好朋友。其实林哥哥和哥哥同班才不过一年，要不是去年爸爸托人给哥哥转了更好的学校，哥哥就不会有林哥哥这样的好朋友同学了。

林哥哥和哥哥好起来后，他常来我们家，我对他很熟悉。林哥哥身子瘦小，个头儿比哥哥低半个头，脸盘细长，单眼皮眼睛。他除了皮肤比哥哥白一点外，长相是比不上哥哥的。

林哥哥对我很好，每次来到我们家，都会给我带来一两块上海奶糖，或者北京酥糖，要知道，上海奶糖和北京酥糖，在我们这里的商店想买都买不到的，我能吃到，真是幸福。我好奇地问过林哥哥，他怎么会有上海奶糖和北京酥糖？林哥哥说他的妈妈是上海人，他的爷爷在北京，所以他们家就会有上海奶糖和北京酥糖。我还问，上海和北京那么好，她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个不如上海和北京的地方待呢？林哥哥说他的爸爸妈妈是服从国家安排过来的。

虽然林哥哥常来我们家，但哥哥说，他还没有去过林哥哥家，所以，去

林哥哥家对我和哥哥都很新鲜。一路上，我像是要去一个奇妙乐园，兴奋得又蹦又跳，让哥哥的脸色都活跃了起来。林哥哥的家和我们不是住在一个院？哥哥说，和爸爸是一个单位的人才住在一个院。林哥哥的爸爸单位在研究院，我们的爸爸是在工厂。

林哥哥家属院的房子都是三层高的楼房，房顶还有些尖，虽说楼身的红砖头颜色已经暗淡，一看就不是新房子，却还是令我新鲜得很，因为我们的家属院都是平房。

林哥哥家住在二楼，房门是深红色的，门号的字是白色的。哥哥敲了门，门里面传来一个男的声音，问了声谁？哥哥答：“是我，米苏。”

门里面问：“你找谁啊？”

哥哥愣了一下，对着房门，一字一句地回答说：“我找林子桐，我是他的同学。”

“咔嚓”传来了门锁的弹响，门就打开了。一个比哥哥高出小半个头儿，看着比哥哥大一些的哥哥站了出来。他盯着哥哥说：“我弟弟跟我爷爷出去买菜了，你们进来吧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哥哥好奇地望着他，问：“你是林子桐的哥哥林子楠吧？”开门的哥哥说了句是。

“你是从北京回来的吧？”哥哥又问，眼神露出惊喜。

开门的哥哥却没有什么表情，又说了句“是”。

哥哥说：“林子桐老是向我说起你。”

林哥哥的哥哥没有接哥哥的话，只说叫我们进屋吧。

林哥哥的哥哥和林哥哥长得可真不像，他的皮肤虽然没有林哥哥白，眼睛却比林哥哥的大，他也瘦，却看着比林哥哥浑身有劲似的，他不说话的时候，嘴唇合在一起，棱角分明，一种严肃的气派。其实他是蛮热情的，我们坐定后，他抱出了一个方铁盒，先后从里面抓出了两把糖果塞到了我和哥哥的手中，他抓糖果时毫不含糊，真是好大方。糖果是夹杂在一起的上海奶糖和北京酥糖。

林哥哥家的地不是像我们家用砖头铺成的，是染了红漆的水泥地，光亮的；屋顶的灯泡上罩了波浪状的玻璃灯罩；在屋子中间，有很少见的沙发。最抢眼的是，靠墙立着一个宽宽高高的柜子，柜子里面一排排的，放满了书，我可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书的人家。放书的大柜子旁边还有一个写字台，上面放了些书、报纸、台灯和收音机，那个收音机可比我们家的大得多，我们家的收音机就像砖头那么大，而林哥哥家的收音机，快赶上了爸爸

妈妈睡的枕头。

林哥哥的哥哥给我的哥哥手里塞进一本小人书，说了句“你看吧”就坐到了一边的单人沙发上，看他手里的书，不再答理我们。

哥哥似乎对手里的小人书不感兴趣，翻了几页后，他问林哥哥的哥哥：“北京好不好？”

林哥哥的哥哥眼睛都没有离开书地说了句“当然好”。他手举的书挡着他的脸。

哥哥合上书，充满激情地说：“我听林子桐说，北京的天安门特大，夏天在那儿有很多人放风筝呢。”

林哥哥的哥哥这才看着哥哥。他一脸严肃，对哥哥说：“不是天安门特大，是天安门广场特大。天安门上不准上人，怎么能放风筝呢！”

他教育哥哥的语气真像我的爸爸妈妈，要知道，哥哥在我的心里是那样的高大，他怎能像爸爸妈妈的口气说哥哥呢。我起身用劲地拉了一下哥哥的衣角，示威似的大声对哥哥说：“哥哥，我们回家吧！”

林哥哥的哥哥用哄我的口气说：“回家没意思，在这里玩多好啊。”

我昂起脖子故意说：“在这儿就是没意思！”

哥哥不高兴地拍了我后背一下，严肃起来说：“这么不懂事！”

我感到委屈十足，嘴一瘪，眼泪就跟着流了下来。

哥哥有些着急地对我挤眉瞪眼，叫我憋住眼泪。我不理他那套，他急得又拍了我一下，在我看来这其实就是打我了。他拉着脸说：“你哭，我就真带你回家了！”

他这样对我厉害是从来没有过的，我的委屈更加无法收场。我索性放开呜呜哭出了声。哥哥却一下子没了主见，望着我，说不出话了。

林哥哥的哥哥带着笑脸走到我跟前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走，我带你看些好玩的。”说着牵上我向左边开着门的屋里走去。我立即倾向了林哥哥的哥哥，随他而去。

进了那个屋中，我的委屈烟消云散。这个屋子真是令我开眼。这个屋子靠墙边各立一张床，左边床的墙边上，贴满了五颜六色的蜡笔画儿。

林哥哥的哥哥说：“这都是我小时候画的，你喜欢哪张，我就送你哪张。”

我高兴地说：“我喜欢那个熊猫！”我的手指向了熊猫抱着竹子吃竹子的画儿。

林哥哥的哥哥二话没说，踮起脚尖就取下了那画。接着，他又蹲下身，在左边的那张床底下用劲地拉出了一个大纸盒。打开纸盒，一眼看来，里面

是满满的杂物。我看到了塑料小手枪、塑料房子、塑料汽车、乒乓球、万花筒、花心的玻璃球、光着身子的橡胶男娃娃，以及一堆的各色形状的橡胶动物。五颜六色的橡胶动物是叫我最有兴趣的。

我看到了白色橡胶猪，立即兴奋地伸手抓了起来，将它抱在怀里叫道：“我属猪，我喜欢猪。”

林哥哥的哥哥翻到有花纹的老虎，拿起来学着我的样子说：“我属虎，我喜欢老虎。”

我被他逗得咯咯笑出了声。

“我属蛇，我喜欢蛇。”我们扭头看，哥哥站到了门口。

林哥哥的哥哥对哥哥说了声“好”，低头在杂物中翻找起来。他找到了橡胶蛇，递给走来的哥哥。橡胶蛇浑身像花豹子一样，它盘着长身子，像一个长了头的圆盘子。

哥哥看着“蛇”，新奇地说：“它真像一条活蛇呢。”哥哥这样说，我不由得当它是真蛇，被吓着似的，打了个寒战。

林哥哥的哥哥有几分得意地说：“十二个属相，这儿全都有。这些可是我爸爸很早从广州买的。”

我转头问哥哥什么叫十二个属相？我高兴起来已经忘了刚才是与哥哥生气的。哥哥想了想，说：“就是十二个动物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是哪十二个动物呢？”

哥哥把蛇夹到了胳膊窝上，掰着手指头，翻着眼皮默数说起来：“猪、蛇、虎、狗、鼠、猫……”

数到猫，林哥哥的哥哥打断了哥哥，摆手说：“没有猫！”

哥哥挠起头，想不出的样子。

林哥哥的哥哥掰着手指头，大声说：“还有马、牛、猴、兔、羊……”

这时，林哥哥回来了，他兴冲冲地走来，我兴奋地蹦到林哥哥眼前，殷勤地叫了声“林哥哥”。

哥哥对林哥哥说：“我来，是要问你一道数学题，我怎么也做不出来。”

林哥哥问哥哥是哪一道题？哥哥叫林哥哥拿出作业本。林哥哥像猴子一样快地跳到了右边的床上，伸手拉来旁边的绿色书包，翻出了一个本本，一边翻着页，一边又问了哥哥一遍。哥哥也跳到了床上，坐到了林哥哥的身边。他们两个对着本本指指点点地说了起来。

林哥哥的哥哥不知什么时候，手里捧了一堆的画儿，他一张一张翻看着。那些画儿，有的带颜色，有的没有颜色。没有颜色的是铅笔画出来的，

有些地方涂得黑黑的，林哥哥的哥哥说，这叫素描画。我静静地看着，小声地问：“林哥哥，这也是你画的吗？”他也是我该叫哥哥的，我就只有也叫他林哥哥了。

林爷爷也走来。他戴着一副黑边的眼镜，头顶的黑发有些稀少，但眉毛却是黑黑密密的“大刀眉”。哥哥叫了声“林爷爷好”。我学着哥哥也叫了声“林爷爷好”。

林爷爷看着我，笑眯眯慢吞吞地问：“这个漂亮的小丫头，是谁家的孩子啊？”

我用手指了一下哥哥，乖乖地回答说：“我是米苏的妹妹。”

这是林哥哥的爷爷。他上前摸了摸我的头，慢吞吞地又说：“走，爷爷给你拿好吃的。”说着，就牵上了我的手，要我跟他走。

我跟着林爷爷又来到了大屋子。林爷爷先是抱出原先林哥哥的哥哥抱出的铁方盒，要给我上海奶糖和北京酥糖。我摸了摸我花布裤兜里的那些糖，老实地说：“林爷爷，林哥哥已经给过我了。”

林爷爷将糖塞到我的手里，慢吞吞地说：“那是林哥哥给你的，这是林爷爷给你的。不一样的。”

接下来，林爷爷又给我拿了上海的饼干、北京的果脯。林爷爷给我倒了杯黄颜色的汽水后，他捧起一本厚厚的书，看了起来。他手里握着一支笔，时不时，拿笔在书上画一下。我盯着林爷爷，问：“林爷爷，我奶奶就不像你，她从来没看过书的。”

林爷爷透过黑边眼镜抬眼看我，说：“那是因为爷爷上过学，认识字。”

我说：“上了学，认识字，就是为了去看书吗？”

林爷爷慢吞吞地说：“是的。”

我问：“看书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林爷爷说：“是为了长知识。”

我问：“长知识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林爷爷说：“是为了长本领。”

我问：“长本领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林爷爷笑着说：“是为了干好工作。你长大了也要工作，所以小孩子都要上学、读书。”

我乖乖地点点头，装着明白的样子，其实心里还在犯迷糊。我想起了另一个迷惑。问道：“林爷爷，林哥哥为什么是从北京回来的？”

林爷爷抬起头说：“因为林哥哥在北京上学。”

我问：“那他为什么要到北京去上学呢？”

林爷爷刚低下的头又抬了起来，说：“因为北京的学校好，在那儿就能学得更好。”

我问：“那，那个林哥哥为什么不去北京上学呢？”

林爷爷说：“等到开学他就去北京上学了。”

我“啊”地惊叫一声，得到一个坏消息似的，心里有点惊慌。我起身跑向哥哥在的那个屋，对着林哥哥大叫：“林哥哥，你是不是开学就要去北京上学了？”

林哥哥平静地看着我说：“是啊。”

我的嘴鼓起来，生气的样子，说：“我不叫你去北京！”

哥哥又对我挤眉瞪眼地，他正色地说：“人家碍你什么，你小孩子管得着吗？”

我气鼓鼓地坐回沙发。我生气林哥哥也要去北京上学，却又不是生林哥哥的气。

没一会儿哥哥走来，他问完了题，说我们该回家了。

我们刚要下楼，林哥哥的哥哥叫住了我们，说我们的东西落下了，说着转身而去。不一会儿，他抱着橡胶蛇和猪，还有那张他画的熊猫画，递给了我们。

林哥哥对哥哥说：“我爸爸妈妈下星期回来，你有空就带着米荷来玩吧。”哥哥应声说“好”。

出了楼，我问哥哥，是不是林哥哥的爸爸妈妈回来了，我们就不能来他家玩了？

哥哥说“是”。我撅着嘴问为什么？

哥哥说：“林哥哥的妈妈不喜欢，也不允许林哥哥带人到家里玩。”

我又问为什么？

哥哥不高兴地说：“你哪来的那么多为什么？他妈妈又不是咱们的妈妈，我怎么知道？”

我装作大人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心里想，林妈妈一定是特厉害的。也明白了，怪不得没有见哥哥去林哥哥家玩过呢。

这个不好的消息只影响了我很短时间的情绪，很快我就蹦蹦跳跳起来。

回到家，我滔滔不绝地把在林哥哥家的见识，好吃好玩的都讲给了爸爸妈妈奶奶听。说到两个林哥哥，妈妈说我真是个小笨猪，我应该管林哥哥叫小林哥哥，林哥哥的哥哥叫大林哥哥。

3 大林哥哥

DISANZHANG

你要问我，我是喜欢大林哥哥，还是喜欢小林哥哥？我如果让你猜，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我肯定是喜欢小林哥哥。那我就会说你猜得不对。你就会说，那就是大林哥哥啦？我还是摇头说不是。那就好猜了，你会说，两个都喜欢，或者是两个都不喜欢。后者的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，那就只有是前者，两个都喜欢了。你也许会纳闷儿，其实我才见大林哥哥一面啊，怎么对他的感情就与我早就熟悉的小林哥哥平分秋色了。我只能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，我也不知道。

我要是一想起在林家的事，总是要先想起大林哥哥，想他那开始的牛气，想他看书的样子，想他画的画儿，想他比哥哥知道得多，他真了不得。大林哥哥的样子要说起来，很好比方的，就像我常常看到的一些宣传画上画的大哥哥，又严肃，又正气，又威武，又英俊。

当我把自己的感受时不时念叨出来后，妈妈听到，说我是个小人精，小小年纪就知道了挑剔看人。哥哥听到，说我是个小势利眼。我问哥哥什么叫势利眼？哥哥说就是嫌贫爱富。我搞明白意思后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大林哥哥和小林哥哥都是一家人，都是一样的穷富啊！”哥哥愣了一下，然后狠劲地摸了把我的头，说：“你什么都知道，小人精！”哥哥没有回答问题，我是赢了的。

连续过了三天，就到了星期天，明天就是下个星期了。午觉醒来，我着